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

臣

潘庭筠

中書

臣

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

臣

龔大萬

謄錄監生

臣

劉鳳樞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誌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居來張公墓誌銘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銅梁公之乞歸也實在萬歷丁亥
云蓋三上而天子猶難之最後不得已乃許馳驛以行

而一時公卿大臣咸謂公甚壯武即縣官有緩急必召公既歸猶日徵公起居食飲狀以為國輕重而至明年戊子公卒得風疾不起天子為之震悼輟朝下宗伯太宰司空議贈公少保予祭九壇俾工部郎馬魯卿治葬於是公卿大臣西嚮咨嗟歎息曰國棟摧矣公既易窆謂其子曰葬我必以王元美誌銘元美友兄弟也而劉玄子為兒時交其必玄子狀之於是其子錦衣君叔琦等卜以庚寅夏四月葬公於鳳凰山之賜塋而先期奉

玄子之狀以請予從金陵得公訃即為位而哭以夢辭
寓夏官之役於公里即不能下從公而又何敢辭公張
姓楚之孝感人其先有天性者避元季兵亂竄於蜀深
入於瀘之銅梁係籍焉再傳而為迥配汪又傳為異配
劉又傳為文錦是曰南潏公配沈自南潏公而上遡迥
皆以公貴贈如公而配皆一品夫人公諱佳肩字肖甫
初自號瀘山以其家在居來兩山間更之曰居來山人
沈夫人感異夢而生公公少穎敏秀俊異凡兒七歲侍

南潏公舉古書傳語即能談質如素習者日誦書千餘
言十七為諸生義試輒冠諸生時重慶太守光州劉公
出行部得公文而大奇之使與其子遊即玄子也劉公
固以古文辭名又好談兵多奇文籍盡以屬公公間與
玄子談英雄而歎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當其動
以無之用當其靜以有之用卒遇之而若素忽斂之而
叵測若趙文子之談笑於衷甲周條侯之安臥於攻壘
斯其亞矣玄子異其志而公又益習先秦西京言下上

於黃初大厯之間多所饜咀矣二十三舉於蜀明年遂
成進士出補大名之滑令滑故三輔巖邑也公至按宿
牘讞決若神而恒以情衷法而行之兩造甫畢各得意
而去吏民之嚴愛公若父母矣時緹帥挾上寵張甚其
所遣訶事官校與闕詣並重公一日晏坐有弁而急
裝者一髯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
公下與語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
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匕首交置於項公

心知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公陽驚曰我何所得
萬金髯者曰某庫有萬金公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
上皆邑賦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金
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國引其項曰匕首胡不
下髯者曰我何忍下第欲得金耳公徐謂曰邑郭中多
富人我出一紙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
前命筆書紙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責金甚急可人
賦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簿跼踖儀門外尚謂果官校

捕公既得公所賦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為刼賊亟集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鐵推前謁公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公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橐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即自剄死羣縛弁者訊之名任敬髯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三四輕騎皆逸去考問皆得其人磔於市公之初見刼時從容若無事者刼既解髯卧達旦人以是知公可大受矣公居邑多暇乃益為歌詩

而李于鱗守德為比壤于鱗郎刑部時與余及同舍郎徐子與梁公實宗子相及吳舍人明卿歌詩酬倡頗傳於人人公意豔之乃謁于鱗出其詩為誓于鱗大善之與折節講釣禮然公益心儀于鱗矣時歲大饑而富民有故墮糴者公請於臺平價納諸倉為粥以食饑者所全活數萬計事聞特賜金幣公治理流聞法當首垣省以年未及格擢戶部主事命下于鱗以書寄余盟壇中有一當齊秦賦者張肖甫也公實不死矣公既入遂與余

比部德甫同造我而是時諸君子執文翩翩自肆相砥礪為高人之行且飛觴染翰卜夜無已而公獨溫然其間若巨源濬冲而年又最少宗吳頗跼籍公卿而恒呼公張少保云其後公加至宮保而汪司馬伯玉書戲余少保今驗矣足下得無亦沾沾乎亡何出權閩廣金帛公洗手出入毫髮無所私道改兵部職方主事蓋太宰建寧李公知之也俄以南潯公喪歸一切裁之古禮而哀獨至服除至京師時蜀當有吏部闕而太宰嘉禾吳

公難其人聞公且至曰此佳吏部郎也至則補故官而少日以司勳郎請時權相分宜子前已知之風公賂而不得乃睨謂吳公是子故太宰私人今太宰亦私之耶吳公持之不得乃遷公膳部郎以自解而公故社中友皆徙謫無在者第與南海黎惟敬汝南張助甫濮陽李伯承廬陵胡正甫多所倡和側目若讒之分宜子曰故王李社中白眼而譏執政者此子尚無他於是假風霾變察諸官僚而公得謫矣謫而同知陳

州是時子與守汝寧而明卿由謫遷歸德司理三人相會自愉快然公獨不自處遷客勤脩其干畝盜姦惕息中丞吳興蔡公嘗宴是三人者備客主禮時人稱之遷知蒲州蒲於晉最雄其疆王貴家櫛比而亟遭地震之變廬舍畜牧無所賦不時供公委曲拊循之而威亦不廢若他所操攝則游刃解也銓部雅知公之屈而得其政理超河南按察僉事飭潁上兵公益得發舒潁毫之間謚如矣尋改雲南為提調學政以經術文雅振諸生

昆明點蒼之勝皆以古文辭收之自是公望益重遷叅議廣西入飭大名兵備為副使分守甘州為右叅政按察山西為使所至有聲實吏民所頌稱山西之未幾而復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等處軍務兼巡撫公乘傳至九江而安慶以兵變聞道路洶洶為梗公夜趣潛山屬九江兵使者使郵報安慶軍門旦夕至矣會叛卒前已就擒餘黨謀外應者脅息不敢動而公自桐城走金陵任詞得其實則安慶之衛體宿重與郡守

抗而守志隆以故南兵部出稍裁之而又嚴核其占役
指揮馬負圖張志學張承祖忿使其舍人挑悍卒故嘗
為盜江洋者吳錫等張旗幟犯守守跳遂行剽人財帛
守已與守備設筴平之矣公乃具疏上其事請一切正
法而留守中貴人意惑之謂守實激之變以搖公公不
為動詔逮指揮等論死而以錫付公行法焉守卒得白
公出履行諸郡縣務持大體不屑屑期會務以民瘼吏
弊為急時余強起大名遷山西皆得公代不相及余奉

慈諱歸而公來按部相持而泣懼甚比余服甫除公與
郭御史之薦剡上矣余起湖廣入為太僕卿公猶在事
念太夫人老欲奉之還蜀上疏乞休而太宰楊襄毅公
故蒲人熟公賢而固留之所以褒揚甚至然公間嘗語
余必歸矣吾之承乏茲土也故相新鄭公實才我而次
相江陵公從吏之吾以為大臣一意為國用才而已兩
無所報謝二公乃兩疑我以為必偏有所厚新鄭去矣
而江陵公方柄國是且甘心我而安慶倅王應桂者故

為指揮孽守志隆者也公極論其狀應成而南臺與之
有連曲庇之得末減因入其蜚語中公江陵果信之俾
聽調用公欣然奉太夫人歸蜀公歸而諸謂公冤不蔽
白簡者謂公吳可大用者籍籍江陵公不自安又察知
公實無他厚乃大悔曰吾幾失此人時江陵公雖忤而
尚能為縣官急才尋補南京鴻臚寺卿公始獨身之任
未幾遷南光祿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真保諸郡甫發
江口而太夫人之訃至矣公噉號不欲生括髮粥飲晝

夜馳歸哀毀如失南潞公強自力治葬既裏事推先人之產直千金者以予凡服甫除而召撫陝西未上改宣府之未幾而敵別部長滿五擁鐵騎六百闌入獨石口剽掠時久已通互市矣公檄大帥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巴拉滿五使求之辭甚哀公計以縱之則見狎倖之則見讐乃以屬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巴拉將斬而馳赦之巴拉叩頭流血曰微太師身首異處矣公諭以威德給之銀符巴拉自誓不敢復闌入邊然巴拉擾而滿

五驕明年挾益賞公下令有浮取一餅一肉者斬滿五
乃媾都訥台吉伊勒敦塔布朗數千騎闌入邊有所殺掠
公移文順義王罰都訥台吉馬駝牛羊以償然滿五伊勒
敦塔布朗強諂達不能制於是廷議有稍益之賞以羈縻
者公上疏謂今日之勢與曩異曩者權在彼不得不中
彼之欲以全吾之體今者權在我顧乃屈我之體以伸
彼之欲乎哉即欲有伸漸不可長彼苟叛而更大入臣
自悉一鎮之力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慎毋使彼輕我

上曰善敵既聞公治兵互相恐乃更還所掠人畜獻馬
百六十疋牛羊索馳稱之求勿解互市上謂公處分能
懾敵勞賜金帛過當是歲公所減省緡錢以萬計城七
堡一城二僅又城獨石半壁猫兒峪三城修南山邊牆
萬六千九百四十尺功倍而費省復婁賜金帛入為兵
部右侍郎未幾而浙江有驕卒之警督撫浙者吳中丞
善言故良吏也而不習兵嘗取中旨減卒月餉卒訴之
不聽遂噪而縛吳公車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場羣詈吳

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工部郎謙與二御史往解譬百
端然猶責吳公狀使復餉而以二千金謝過乃已吳公
遂出遜於吳興當此之時吳楚閩越之卒皆驕而督撫
臣悸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陵公曰孰能制之
既而謂吾得人矣遂命公兼右僉都御史出鎮浙許以
便宜行事公馳至京口約余出會余方稱道民謝不能
出公謂若何而可予謂不僂則廢法多僂則生變惟以
時緩急得其魁而已公領之時陸與繩以少司寇方里

居公過之謀與余合然公甫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
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夫司干陬諸土著者募游手
充之其後必取身役其人惰多借貴勢以免夫數益以
狹役益迫而游手無所得食僑客丁佐卿假利便言之
監司弗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耶寧營卒之不若
謀之市猾相搆詛為亂而會佐卿坐他法郡囊三木以
徇市猾相與篡奪之諸亡賴子益縻集行焚貴勢家謂
庇其應役者遂破兩臺使門掠其衣裝以出使者跳與三

司俱匿跡佛廬以免事聞公謂其人曰營兵哨海者發
乎曰發矣而二營留問留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公
喜曰吾知所以處矣速驅之從吏惴惴無人色公食飲
談笑自若既抵鎮而民行剽愈甚盡毀諸柵以快意千
餘人且抵臺門公以輕輿出諭之而從者材官劍客數
十人皆彀弓挾烏銃以從公直前臨橋而喻曰汝曹毋
反反則以天下兵孥倖汝矣且汝必有所苦曰苦夜役
耳夫强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弗

聞也者公曰易耳奈何以汝一憤易汝族即下令除役
衆姑叩首退既退而行剽巨室竟夜火光亘天公夜草
檄質明使一校馳喻之衆裂其檄公大怒曰上命我誅
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游擊將軍徐景星使呼二
營之長入而慰勉之曰亂民之惡極矣雖然非爾曹比
易剪也何不自以為功贖曩罪乎咸踊躍聽命公又呼
黠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縛
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踊躍

聽命公乃約束二營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凡四戰
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佐卿與焉公擇其
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
伏或鳥獸散去杭人若更生公具疏以聞且謂邇來有
司奉行太過裁削太甚徒務虛名不究實禍以至遠近
離心乘機竊發始而兵變既而民變誠見人心不固戎
首易生若非仰藉明威申飭法度其接踵挾持不知所
終蓋陰以風喻江陵公也江陵雖忤而為之少寬言於

上優詔褒答以公奮身犯難定變俄頃紀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服金二鎰文綺四表裏是歲以追錄宣府功又以考三載績後先錄一子補胄子公私念兵且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變乃陽好謂二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罪可贖矣予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洋洋羣卒間且有所侵侮羣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為功得官而使戎曹尚惴惴也公度是二渠者與衆心左無能為矣乃與兵使者顧君養謙謀俾發諸營之卒哨於

海而密以名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并文英廷用
數而斬之餘皆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曰吾
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勸耳且吾不欲食言羣卒咸
股弁唯唯既而曰吾曹始能食寢矣公復具疏聞時江
陵前死而代執政者以公功請上大悅拜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當是時余
里居頗悉其事為志之且謂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
用緩不佞竊或知之速而能當緩而能密則非所與知

也劉玄子聞之亦曰子房之籌與趙文子條侯之膽少年時所自許何若左券也公既得代道拜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改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三鎮兼理糧餉公之在浙也蓋不獨兩定大變而已所規畫十議革保甲間架差稅不便者皆奏而行之浙人至今奉以為絜令而相與謳思公不忘有生祀者公既至薊門申約束蒐卒乘信賞必罰大將偏裨以下凜若負霜雪又似得春陽而嚮之也時遼左與大敵土蠻近而開原

故屬徼外其土蠻之黠者與敵通數導之入邊遼左之
大帥李成梁者素負勇略麾下有強兵公虛心寄之以
備土蠻為急成梁率精騎搗其營斬其魁及偏裨四十
五級甲首一千五百六十三級鹵馬一千七十三疋駝
羊弓甲稱是捷聞告郊廟獻俘稱賀加公太子少保錄
一子錦衣百戶世襲予誥命金幣土蠻三萬騎入寇寧
遠伯拒之大有斬獲賜蟒錦衣金三鎰文綺四百戶之
應襲者為副千戶公戒寧遠伯敵不得志出必更入善

防之寧遠伯設伏以待而身自搗其營獲帥長十三級
餘衆八百三十七級優詔進太子太保百戶之進為千
戶者得世襲當是時山海關外之部落曰董狐狸部曲
頗衆而桀黠多詐貪功者以遼兵之彊也謂薊兵夾而
攻之若振稿耳公獨謂邊釁不可開藩籬不可徹得無
行而他所陳備邊諸策俱報可公當敵出入要害督工
築之為墩者百七十七為牆者六萬五千七百尺營舍
千八百楹屹然金湯矣兵部尚書缺廷推公上遲徊久

之乃決入理部事當廷試充讀卷官歲決重辟當廷審
秉筆者為吏部而上忽以屬公蓋重公也公為人坦心
大度而性又愛客有以執文至者無不延納客氣益發
舒忽自詭能得公意有所關說公雖不之許亦不問而
中貴人驕故以兵部為外藏公多執不之應以是怨公
臺諫乘而有訾公者賴上知之然公以盛滿自抑恒曰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吾家子房非師哉三上書乞
骸骨辭益懇始得俞旨歸而買田巴嶽玄天宮為靖廬

延道士與共居又謁潼川州雲臺觀玄帝像曰先太夫人意也為文紀其勝飄飄然有遺世志云將盡刻其詩文集走書金陵謂王子為我悉序之前是已叙公詩及奏議矣書至金陵之日而公卒於乎明興以來稱文武才者獨王文成楊文襄王肅敏而已肅敏小孫於武而文襄疎於文非公比也公之就大矣不當以一雕蟲之技與不佞還往之私溷公誌然公之精神實注焉尋曹子桓所云云可以已哉公集若干卷行於世配一品夫人向氏有婦德佐公

至貴老丈夫子五錦衣指揮僉事叔琦娶冷恭人鄉貢士
叔珮娶舒中軍都督府都事叔璽娶高女一曰蒲遠高元
之向夫人出也國子生叔珂娶高恩生叔環娶楊側室趙
氏出也女一曰潯火氏出也適高任之諸孫男八人女七
人元孫宜孫保同孫女曰蕙曰壽曰芳及未名者叔琦出
也女曰變者叔珮出也貽孫振孫明孫女曰雲曰葵叔璽
出也蘭孫女曰叔叔珂出也所婚字多名家

銘曰惟滑其邑三輔西偏公時為令哲而少年劫盜之

雄篡挾金錢公色不動授筴外援卒以身免刼首遂駢
其帥上谷網徼猾寇彼不自意有所縱舍綏之以德振
之以武譬若驕稚繫我掌股或朴或乳無敢齟齬其最
艱者莫若錢唐亂卒虎伏民乃鴟張公曰驅之從吏仆
僵乃乘輜輿示以周行彼陽伏從而更披猖大勇赫然
呼此戎兵留者二營爾罪實輕殲彼狡徒雪爾版名戎
兵懼呼公賜更生受律賈銳薄彼鴟狐若掃敗葉纍纍
就俘斬頭穴胷流血為渠餘黨遁巡弭耳以逋悍卒犯

帥胡可弗誅司之彌歲乃獲首渠彼實不知益縱以驕
縛之轅門惜不敢翦曲赦二營以全夙要迅廷一收白
日昭昭公之心儀乃在子房及其作行實等汾陽單騎
走敵我武孔張收僇絳人天威忽揚歸從赤松始得歛
藏猗公之武不取攻鬪猗公之勲不在甲冑仁心為勇
毅以弘就造物私爾胡不竟究文士無用敢藉公殼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致仕應谷劉

公墓誌銘

余以嘉靖癸卯與劉公憲謙同舉於鄉公長於余六歲
明年公獨成進士又三年余亦繼之補刑部郎時公郎
戶部久矣自是比廬而處觴奕倡和無間朝夕而久之
公出守衛輝又久之各以職事胥會於濟南予坐家難
去國不相聞者十五年而公為左少宰代署太宰篆予
起家觀察湖廣遷右轄於粵西入卿太僕皆公所上啟
事也余不才能步武公一撫鄖而報不稱罷歸里需
次而公連正八座耄老乞身以歸薦紳先生日望公之

復出而公不之應顧時時惜余之偃蹇余亦不之應也
公面紫而眉目疎秀風骨稜稜飲噉如壯時對客談笑
達旦不倦臺使廉公賢尉薦婁上而會所後胄子某為
惡少年搆繫獄獄甚急公頗往來吳中居間漸繫瘦若
腊愀然謂予即吾子固聽之吾兄弟共此子也如何公
別之未幾而訃至矣公卒之日猶能對客奕如恒時居
月餘其配某夫人又卒親友為之調棺斂而所後子猶
在繫念公已死獄無解時脫身亡去公之姻諭德吳公

中行輩代襄之天子後聞其事命有司治葬賜祭而公就寔久矣居三載鄉進士吳君撫謙鴻臚薛君迎感公之夙知奉考功郎湯君聘尹之傳來請銘嗚呼公名臣也所蒞垂二十政皆樹聲績其居鄉推以為厚德長者而天之報之若此且其卒時值家難而故人多在高位有氣力顧不能出身為公於贈官易名之典咸缺焉所藉以不泯泯身後者死後責也余又安能辭公諱光濟憲謙其字世為常之江陰人祖某父某皆以公貴贈如某

官公生而卓穎善誦十五年工屬文辭氣沛發川盈鵠
翔無所不暢二十四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與同年瞿文
懿公景淳相游處瞿公推公公輔器也座主華學士先
生亦云二生所不能甲乙用劉生廣矣尋謁選得戶部
某司主事出理臨清倉以公平見詠思入理漕務出納
精審諸曹郎心服之遷某司員外郎庚戌八月大敵闌
入塞薄都城時援兵至者獨雲中最先議遣郎一人蓐
食餉之而雲中軍為敵隔聲問不時通傷死棘道他曹

郎聞當遣面灰死無人色公奮曰生不食縣官耶即帕首跣跣襁挾疲卒數十騎以餉往卒從者咸惴恐欲毋前而公拔劍誚督之竟達命雲中軍咸搏頰呼萬歲而公既辭軍復迫於敵間馳至通州先大司馬公方按通晝夜睥睨間識公縋之上相賀更生先公慷慨謂公不幸城破吾必死之死固吾事也公歸報命時抵家家人大驚喜出望外蓋公之出不以語家既出而傳報雜沓業且以齏粉矣公間謂余尊君信忠臣也視死若歸

自是朝論多才公遷山西司郎中益精於職已而有衛
輝之命衛輝劇而衝屬歲侵流亡相屬公首請賑請蠲
於臺得報可而猶不給乃貶損祿奉節縮他費以益之
寬刑省訟禁吏胥毋得下鄉豪右杜門自守於是單赤
蘇矣流亡亦漸歸郡以大治而公丁母憂歸服除補山
東之濟南濟南省會前守日枝梧不堪其細公從容應
之吏民畏懷尋復丁太父憂公即日徒步出關城送者
俱不及僅一舍而報擢陞爲按察副使服除補浙江時

島寇雖小斂而一切猶用軍興法獨公為之事濟而民不擾久之進江西右叅政分守南贛時大旱民有種藍者二千餘壟水流自溉下流之農亦千餘人羣爭之不勝而傷撫臣諭令止不聽遂上草具其狀詔發兵掩捕兵發有日矣公惻然曰民自競水利耳吾不忍其屠僇也乃先期親往喻之其人初猶露刃自衛見公輕行乃來謁公曰大兵至若泰山壓卵立糜矣吾欲生汝曹故來撫耳咸搏顙哭請命公盡釋之挾其二渠魁謁臺杖之

數十兵得無發是二千人者俱祝於天謂劉公吾父也
實再生我公以治理流聞遷按察使於山東右伯於浙江
飭肅清恬各當於理尋為左伯於福建以嚴以必郡邑
當上賦者庫藏官吏毋所干預仍戒不得時刻稽故一
切洗手奉贖以大計入朝道遷太僕卿未抵都門進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江西馳傳之任至則延見吏民間
所便苦與藩臬守令計而行之江西山谷之民不便邑
徭公第使與賦並徵官收其直而聽其應募者貴賤咸

計畝出直不至錫糴著為絜令又督有司置常平倉以
備出納屬歲侵公戒郡邑設法大賑之而躬按行其後
有所懲獎吏不敢為虛文而民食其實暇則分部考校
諸生藝文彬彬嚮風矣召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吏民遮
道泣送不絕肖公像祠於青雲公署而祝之未及上改
北明年遂改吏部右侍郎尋遷左侍郎時楊襄毅公博
為尚書虛心寄公公亦不憚傾吐楊公大傾服語所知劉
公外和而內介識精而度遠冲夷坦平萬斛之舟新淬

之鏡吾所不及也會楊公以疾歸而代者張公瀚未至
公署部事慨然以登進賢哲為己任典選公平考覈精
審他諸干請一切謝絕諸曹郎皆得伸所守然不自峻
崕岼退食之暇往往召諸戚執飲譔如居平獨不及私
亦無敢以私進者一日忽慨然曰可以止矣三上章乞
骸骨江陵公居正時當國使人語公得無有所不足耶
非老非疾何以名去公謝曰疾自知之且人各有志耳
竟不得請第遷公南京工部尚書公治裝不六日即行

於江陵公朝堂一再見而已江陵公意銜之然以朝議藉藉謂公遷為左不自得乃稍轉公吏部仍南京百僚肅然六卿中有私燕而守備中貴人為上客不至遲之再三乃至主人迎謂明公不來諸生無敢即席公怒曰天子六卿而貶稱諸生於中貴人前可乎即拂衣出無何公改兵部叅贊機務中貴人逆相謂曰此侶侶不易犯者公平心其間久之咸歎服乃以次飭江防修雉堞蒐卒補乘繕甲除器軍容為之一新僚屬吏士靡不安

公而公以去家近且故都風物足游目意亦安之而江陵公以父喪風天子為奪情北部院大臣已上疏請留矣南中援其事擬繼上公當首署名不可曰諸公以奪情是耶否耶天子留相國以恩我曹當持之以禮於是太宰欣然握筆曰我故當首僉都御史王篆密聞之江陵公太宰入為大宗伯而公中曾御史白簡矣公既歸絕口不復絳時事緝堂居之曰大雅好客客恒滿坐公既能詩而又善正行諸體得一薄䟽及葵簞書以為榮

揚挖今古酒德溫然人咸以王會稽白香山目之蓋未
幾而嗣子之禍作矣公生於正德庚辰卒以萬厯甲申
春秋六十有四某即嗣子也娶於某生子某息女一歸
吳某即諭德公子也余故知公詳於湯考功既論次其
行而歎曰嗚呼臨事不避難卒以報成可不謂忠乎軍
興不貪功卒以衆免可不謂仁乎秉銓惟一不以勢撓
可不謂公乎權相敗紀持論毋殉可不謂正乎凡此皆
名之所由立也壽與有後之徵也夫壽既不甚永而又

剪其後亦酷矣微余文又何以不朽此名也

銘曰為德則豐位差偶壽稍不盈剪厥後請銘者某銘者某不於嗣人於公友天乎天乎曷可究

羅山汪次公暨繼配杜孺人合葬誌銘

汪次公之捐館也以己卯之十月朔有丈夫子三而中子道會繼配杜孺人出也前是杜之先次公地下也則庚申之八月而是時猶子伯玉守襄陽為辭以哭杜其紀述淑行甚悉若狀然而至次公則伯玉以左司馬憂居

銜恤而狀之矣然猶未成葬也道會之言曰吾兄弟以
壤地之不寧宇而牽率至今日何論誌銘雖然孤非敢
一日忘之難之也難之者必得吉壤邇於世父封司馬
公而始敢問葬必文足以當伯氏狀者而始敢問誌銘
既久之得壤矣在陽塢近封公矣已而曰吾得誌銘矣
其吳之瑯琊王長公乃齋而謁我布幣具司馬之狀若
辭而附以所綴遺事余却幣而受狀與辭及所綴汪之
先世越國公才千年族指以數十百萬計至次公之

王父曰贈司馬公某始以開美重於鄉其配吳淑人頗
難子四十乃置貳黃已祠高禩而驗以甲子之正月吳
舉封公而二月黃舉次公於是臥同乳負同襁出入同
襟裾受業同席髻而贈公名之曰良植既冠而字之曰文
林最後乃自署曰羅山人亦稱汪羅山或汪次公云贈
公之監鹽武林也實挾次公以從次公夔夔齋慄且有
心贈公晚而息賈聽封公及次公也次公稍得發舒然
不能忘少年游為黏履挾瑟蹴鞠之戲雅傾其少年進

從酒人豪飲遂傾諸酒人久之修其業見推為鹽筴祭酒而是時權鹽御史得鹽引之失實者置之法戍矣因盡欲搜捕諸失實人咸大惴恐欲鳥獸散次公笑曰毋以為也獨身走京師遨遊諸公卿間毋折節願交次公次公徐露其事俾宛轉居間以解得弗竟次公歸而羣賈置酒率百金為壽次公笑曰吾自為我耳而自而幸何謝為却之次公智而有膽勇嘗操百金裝江中流而遇盜舟人皆亡匿有投水者次公曰盜亦人耳何至

自先死袖裝金授之且亶亶陳義微有所風勸羣盜有
欲擊次公者其魁止之此人長者勿擊既去而復來出
一金僕姑相授曰遇他警以此示之凡再免舟人乃服
次公次公伉直不能面藏人過而嗜義若渴其急人甚
於己里有競者得次公片言立解嘗欲平兩怨家關其
人各恃其物力既許而中悔之次公語兩家徒衆曰怨
不可遂也遂怨不祥不祥將及爾曹衆頗悟有避去者卒
之兩怨之禍成各以家敗於是人人益歸心次公當次公

與封公之誕歲而從弟某亦生封公以貴某以富而次公絮冒褐寬博傲睨其間縱飲抗論亡所孫三人者髮宣而魁形出入鴈行靡敢有軒輊間司次公之門其轍跡頗多於二公矣次公初娶曰吳早卒無子繼娶即杜孺人而媵陸次公與杜孺人燕婉之好甚篤而陸已先舉一子曰道坦矣而杜孺人始舉道會陸後舉一子曰道貞杜孺人最婉嫵多才藝工書筆女紅他握算會計織嗇內外不習而解每出多留後用是次公得自寬於

游最後以念次公又以道會多病憂之得疾次公歸乃
太息曰始吾論事於外而失吾內助吾非人哉乃不復
游而視杜孺人湯藥然竟鮮起色已次公亦大病杜孺
人從病中憂之甚遂增劇竟卒而次公愈矣次公哭杜
而哀然不能無中饋虞始復娶莊後亦有子曰道者次
公之重於鄉不以位意亦弁髦之及左司馬之顯貴不
能無動乃使道坦從學無成繼使道會從學成而補諸
生試於應天不利為補太學上舍怏怏不懌曰此非天

耶其以杜孺人病而廢賈也籍而授舍家兒耗之十二
轉屬洪氏壻耗如之他屬里人耗十之三謂本富易保
也始謀拓南畝若干然畝貴歲入不能當出而又與酒
客共之矣少子道耆十五而為其婦方歸而待年未面
也道耆死雉經以殉次公傷之為置後有司其其事得
旌長女之歸吳者俱前死仲女之歸洪者少而嫠荼苦
終其身以故次公雖寬襟豁落與伯季及左司馬觴而
快然不能不時慨然曰吾殤子女多矣獨不忍於洪之

賡方之殉柰何凡以女德顯者非其家福也次公壽七十有六而杜孺人僅五十四其子孫男女婚嫁之詳具於左王子曰古所稱磊落大丈夫者其汪次公哉必富而後仁義附則次公當泯泯不振矣百里誦義千里誦聲居然封公頡頏也道會即未達其文辭著稱與從兄仲淹埒而承左司馬下風家之内外二女矢節為閨閭師美哉汪次公者太史氏之貨殖可無傳也

銘曰連翩而來差池而逝是維公之為弟其晚也合其

蚤也離是維孺人之為妃爵而喬者兩相望也穀而穴者偕厥藏也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汪處士希盾墓誌銘

余於故人崑山俞仲蔚誼最深而仲蔚獨與休寧程善
定善仲蔚死善定為之卹其孤梓行其遺集余甚高之

會善定死以乃子起家請銘其墓當是時善定所父事者里人汪希楨故偕善定之父汝義賈崑山而工為歌詩亦緣以交仲蔚而及吳之周公瑕諸吳人能詩者多與之游所餞贈滿卷己丑冬起家謁余於金陵邸為希楨之子一山介紹而請銘其墓則希楨以甲申冬死矣蓋一山久已挾吳進士堯臣之狀欲得世之能言者以不朽其父而始知有余顧余所知者仲蔚次善定而已乃又緣以及希楨耶希楨諱振芳汪故越國公之裔有

徙居汧川里者大父孝子某至希肩而益有聞希肩居
之左有泉冽而旨飲而甘之因自號左泉少時受毛詩
里傳能屬文試有司輒占高等至臺試而輒報罷以是
棄去挾其貲賈湖海間縱觀名山之勝入游都下曰吾
觀以宮闕陵園為歸以賢士大夫為鵠聞駙馬都尉京
山崔侯好客而文踏門曰江南布衣汪某請見崔侯延
之入與語合置上坐已稍露其詩侯大歎服曰君非恒
人也凡栢梁倡和竹宮祠釐應制之作皆以屬希肩既

得意忽念其父母長揖別去省侍者久之始來崑山賈
既成乃返汧川里復奉其父母為搆服彩樓頗極輕煖
肥甘之奉乃其自御大布疏茹而已父母歿喪葬之類
皆以禮輔情而行葬地在岐山建樹德堂崇煥甲於居
第曰吾不忍有儉於逝者晚節業益饒乃買山二瀛間
築室以棲種松可數里栗亦數千樹曰此吾素封也與
其從兄仲嘉弟希成文酒優游甚適客以詩進者無所
不延納既用是自寬於老且有名吉水曾子建江夏丁

元父前後為令禮致之鄉飲希肩謝不往因援詔例子之冠帶旌其門曰清時逸老希肩竟以樂死得壽七十四凡云娶而皆程然無子側室羊乃舉一山為太學生有孫男四大聘大節大貴大呂孫女三希肩為人溫恭爽朗善籌筴有先事之識程汝義死而其卹之也不下善定之卹仲蔚也

銘曰不顯治生而間治詩誼亦稱之生不時顯死而見知其又何悲

蔡孝廉琳泉墓誌銘

余以萬厯壬申九月偕太常弟遊太湖之西洞庭至銷
夏灣而主於蔣太學所隣人蔡翁者年九十三矣而尚
能食酒噉肉步履不衰其子孝廉伯玉從傍捧扶老侍
立唯謹必蔡翁命而後敢坐蔡翁時時詫余老人甚樂
無我隕者徐過其家則數椽蕭然丙舍一榻僅蔡翁之
衾褥而已徵其所以樂狀則孝廉授里中諸生經稍遇
鮮腴必乞歸以奉蔡翁故孝廉之羹有不糝而蔡翁口

無枯嚮夕必以醇酒奉翁而身侍枕席榻前稍有痾痒則孝廉之指已屬體矣是故蔡翁忘其貧而詫所饗即素封家不過也余兄弟登縹緲峰蔡翁命孝廉從指示七十二峯談說往蹟如指掌歸而言之張中丞予蔡翁冠帶榜其門以旌之至明年而蔡翁無疾卒孝廉時已逾耳順矣號踊無度至毀瘠骨立盡出其脩脯資躬負土雜傭作而始成葬久之太常弟以叅議守南康為其第三兒士駢擇師不得而余益知孝廉博學有行誼其

教授稱明師損束帛聘之為傳致南康官舍太常書來
謂兒師不足當蔡先生先生吾益友也第四兒駮業亦
受勸學篇矣後還里余繼聘之塾中為孫瑞廷師大較
孝廉於孺子不廢鞭扶然其察饑飽時寒燠即乳媪不
過也與上下今古訖揚風雅有味乎言之至所雌黃短
長不認齒古間與之處未浹日而信其為長者孝廉長
身白皙秀眉目美鬚飄然步履輕趨食飲甚甘當戊子
之元日孝廉過余余指謂兒子輩是夫骨聳而神王壽

當遠過若翁然不十日而報病又三日而報卒矣弔之
其子祖芬纍然苦次也徵其橐杓然不能治官襚余與
太常倡兩家子弟之受書者賻而斂之俾歸葬於洞庭
之先塋逾年而祖芬手治狀累千言來請銘考廉者伯
玉其諱孟堅其字琳泉其別號河南之陳留其先世至
宋而有秘書丞源者扈高宗而南死葬臨安湧金門外
長子維翰卜地而得吳之西洞庭徙家焉果數百年不
被兵其齒益繁聚而居之曰西蔡里至翰林公羽而以

文章顯與文待詔齊名孝廉之父卽所謂蔡翁者諱某其從父弟也少亦嘗學問能詩賈游襄陽樂於大隄之上頗挫其橐歸而教授里中屢屢自給不能資孝廉學母徐意憐孝廉能課之讀書既稍長閉一室中俾盡讀詩易書春秋禮經畧曉大義十六七始出從故徐韓先生游徐先生賢豪人也意不可一世士顧獨竒孝廉以爲能紹明其業孝廉亦嘗從有司諸生試不利棄去之因博綜羣書既名成而雲間張玄超氏聘之校閱古今

執文甚相洽也其宦錢塘而以御史檄編唐詩分類亦
孝廉佐之他若顧汝脩兄弟之印數何元朗之語林馮
汝言之詩紀俱孝廉與有力焉而逡巡辭避不欲廁名
其間故無能知者若其所受書弟子則幾滿洞庭矣於
吳善彭孔嘉黃淳父劉子威張幼于當余之晤孝廉父
子時前郡太守蔡君邑令魏君以書幣聘焉且旌其門
曰孝子而御史溫君亦嘗下書旌勵之孝廉絕不言而
余亦無由知其事第以臆得之爾君終始不離退讓如

此狀復言其耿介質直務脩敦睦之行貧而擇取於男
女弟有所周卹敦氣誼重然諾而余據其所重者稱之
不能盡紀也始娶於湯有婦德能佐其家秉以寬孝廉
僅三十五而死自是有所置皆不能當意而所任仰賴
事育皆身任之竟刺促至死語有之傷哉貧也孝廉有
一子即祖芬能讀孝廉書其博過之而不善治生娶婦
某有三子二女

銘曰三世以經術師於人其學世益博而世益以貧孝

廉死而獨有聞噫豈直以余文

張元配王孺人墓誌銘

王孺人者吾族兄東昌倅羅溪先生之仲女也母曰劉氏王於江左為甲族有家範而孺人又能稟承之以婉嫕端詳稱十七而歸張君應文張君者故福建按察副使公情之伯子也按察公兄弟起家進士俱為大官然無改於素而張君為郡諸生不能問家人產按察公見孺人而喜曰兒得助矣孺人果能朝夕強自力以敬恭

事舅姑以慎接夫子以嚴御臧獲張氏之改故嘻嘻自
孺人以嚴整齊之而始知有法然亦不純任法間體得
其情有所操縱往往移畏而感業亦稍裕按察公之宦
金陵孺人實偕夫子以從進而夔夔共婦職也退未嘗
不治於室女紅秩然矣張君妻試不利厭去為古文辭
又好談葱嶺苦縣之學而最後執蘭鞠斥置書籍孺人
皆有以成之又能相其夫備二尊人喪葬之禮咸可紀
也孺人有二子長曰厚德未冠舉鄉薦今尚滯公車而

能不廢記勝之書以裕孺人然孺人終始絢緯洸也厚
德跪請曰得非有所不給耶胡自苦乃爾孺人笑曰若
未遽文伯我何敢慕敬姜為之不輟已而感脾疾卒年
僅五十有六始孺人之為嚴也即張君意亦微難之既
孺人歿而君意其嚴之不再也曰微吾妻誰與濟吾寬
諸臧獲亦相嚮嗟泣曰已矣疇與我別勤惰也厚德與
諸弟銜戚而俟余歸乃奉張君之狀來稽顙請曰敢微
外王父之靈以靳不朽母余憫而許之孺人之侍張君

有二丈夫子長即厚德娶於章次重德娶沈復為張君
置貳有二子謙德聘郭慎德聘徐女三一字文從簡餘
未字諸孫男八人二為厚德出六為重德出女十人為
厚德重德者各五葬在邑五保姑邈字玕先壟之昭位
銘曰女子王而歸于張其唯二氏之良

李配施孺人墓誌銘

余以萬歷元年宦遊楚與左方伯青陽施公堯臣善公
時時及家人言稱有賢女能得老人意而無何各以遷

別去余解鄆鎮中丞節里居而施公後為京兆尹得請
致其事歸曠然不聞問然心恒念之今年九月有苴杖
而謁余司寇署中者諸生李本固奉其父貢士蒞之狀
而為其母孺人請誌銘余怪其無從也姑讀之則施公
女所謂賢而能得其意者也孺人小字漪蘭母曰某夫
人施為邑令族多顯者而李族尤貴有碩儒曰簡齋公
某從王湛二先生游以理學稱東南公之子曰同守公
某自為諸生時雅已善施公聞公有長女賢為其子即

貢士君委禽焉時貢士君少而補博士弟子有俊聲故
施公樂歸之孺人之歸李也其姑故江司徒女弟端嚴
有聞則一見孺人輒心喜謂貢士君吾得婦矣必亨而
家孺人果能自力共謹調辭色豐甘寤而薦之而尤以
婉順先貢士指貢士君不好靡則身衣大布襌纚骨笄
不好問纖瑣則米鹽醬醢出入之類皆力任之不以煩
其顧獨頗好客則中厨飭酒饌不待聲而應時時好讀
則以勤寬之不以妨其讀其他又能長慮深算於白圭

計然之策彷彿閭合業日以裕諸妯娌退相羨曰姑言
故驗貢君連困劇疾孺人曲跼其髮垢容而侍湯藥率
以君起君有所嬖賤侍必陰厚之其所怒必委曲諭解
之蓋三十年之間閭以內訢訢如也而里俗妬至毀貢
士君為好少而孺人以少進若蠱者其語不可聞君不
能無色動孺人自如也於是京兆公貴矣孺人不見貴
色於夫家其待他姻戚尤能折節下之施報從厚貢士
君之先若戶部君顯而不違治室與先祠孺人又佐君

拮据以第完美會孺人屬疾且卒謂其子女曰吾今而後脫苦海矣蓋自傷為善之勞也已而曰死者何所恨恨不得終養吾老姑及吾父母耳貢士君之痛之而為之狀累千餘言里之忌者轉而惜之故宜也孺人卒以萬曆己丑距其生嘉靖丙申得年五十有四舉二子長即本固娶某次本立娶某女五適施天杰太學生施鳴庭姜惟德章守藩餘尚待字孫男二長向榮次向高孫女一在襁褓墓在某地弇山人曰甚哉余之易於文也

雖然以京兆公之善而及其女以京兆公之一言而信其女之賢於厚道不為悖也

銘曰婦德備而不專名所履順而母終榮噫嘻乃其恒耶胡以不亡有余此銘

王母顧太安人墓誌銘

余以考三品績道轉司寇而宗人子敬為廷尉丞對秉大獄爰書居第又相對甚洽也尋廷尉亦以考績別余而悵然已而泣然曰不孝之背我太安人也在戊寅之

十月今且十一年矣以歲時之無良至今猶滯淺土邇始得吉將啟先君之兆而合葬焉吾子幸賜之一言以志其幽死且不朽余故習太安人之賢於閭閻少雙也廷尉與其弟郡丞之孝廉也則安敢辭太安人顧氏曾祖故贈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太學士恂祖故封山西道監察御史宜之父故馬湖知府潛馬湖公嘗讀中秘書視畿甸學失權臣指自免去郡天下高之娶龔恭人而首舉太安人恭人時僅一女愛之所以教

戒甚切至擇婿得故太學生王君可大歸焉王君故雲
南右方伯公秩子也少有異才當方伯公之被讒且巨
測君上書露寃狀會事前白乃已李獻吉吳獻臣讀其
文稱快曰非凡兒也太安人既歸君而事姑沈孺人蒸
蒸孝謹御下不示喜愠沈孺人每謂吾兒誠嘉如性小
卞何得吾婦而調矣因謝太安人安得有子婦若汝為
我代酬汝勞太學君嘗感疫甚屬太安人方姓身不顧
躬為掖持卧起侍湯藥以起君而身感羸病委頓者十

餘年然不以病故而廢體君好客客即深夜至呼酒炙
急應之不使恥也太安人既病而夢人以白髻授之曰
戴此則病愈亦不知所謂太學君方應順天試驟得疾
卒時廷尉甫十歲而郡丞猶在娠太安人聞之而痛可
知也一子三女皆恃太安人而衣食太安人日夜泣撫
諸孤銜戚治喪事蓋成服而病果愈舉郡丞亦無他太
安人念廷尉稍長督課之讀少倦從羣兒戲即扶之曰
汝當含荼而讀何樂乃從羣兒嬉乎於是馬湖公老矣

太安人家事事從取質又使廷尉以所業旦夕請益不
五年而公亦捐館太安人乃哭曰真窮矣公有二子伯
故右方伯夢圭出仕而仲貢士夢川以經術顯名學中
太安人復督廷尉俾從之游學漸以成太安人顧寬之
不使預家業時郡丞亦漸長廷尉請曰弟勝外塾矣已
又曰弟勝屬文矣母胡弗急也太安人曰嚮者汝初長
獨吾在今次兒長有汝在胡以溷我為於是廷尉始抗
顏課責郡丞丞悚然師之而太安人陰使人微其出入

母離廷尉其學亦漸成相次補博士弟子久之為嘉靖
己酉廷尉舉鄉薦太安人迎相勞曰胡晚乎恨若父不
及耳雖然吾可以藉手地下矣又十二載郡丞亦鄉薦
而至乙丑廷尉登進士太安人貽書誨之大約如鄉薦
時語既除建寧司理欲奉太安人往不許曰吾不任輿
雖然日健七箸母苦也若姑精心三尺以養吾志比廷
尉以司理最入為南京刑部主事太安人復不許偕往
曰若三尺之益屋而吾健七箸猶故也比移北曹廷尉

癸癸不忍舍然念且考六品滿當得贈太學君而封太
安人即北之無何日赴吏部考而傳太安人病齒妨食
時郡丞雖在侍而出後其伯父廷尉以是得請終養俞
旨與封典並下馳歸候太安人疾已平矣迎謂廷尉汝
以我故歸然官貧何以養我即我壽考亡恙不坐益汝
老耶廷尉頓首曰兒自分貧且老願以身長奉母蓋朝
夕依依膝下者又七年而後考終得壽八十有九太安
人居恒端詳敬謹其家始泰而中否末復稍泰然始終

一節亡所改長女之適周鑑者殉夫死太安人始哭之
慟或謂死者得其所矣何慟為太安人曰善吾弗之及
遂輟哭其慷慨有丈夫氣如此二子廷尉名執禮嘗歷
儀部郎尚璽光祿卿丞至今官郡丞名執法即出後者
用順德倅高第還丞建寧郡不肯上執禮娶盛封安人
執法娶周贈安人二婦皆先卒女三長即適周鑑者見
旌曰貞烈次適朱應會陳第側室女適張杰孫男六協
庚選貢生娶張氏繼馬氏協康太學生娶俞氏協嘉縣

學生娶魏氏某某俱幼孫女三人長適周始然郡學生
次適許椿齡太學生次適嚴君聘次幼協康協嘉執禮
出餘子女皆執法出曾孫男九人景尊聘張景旦聘顧
景陽聘張景祥聘孫景覽聘周景並聘朱餘未聘曾孫
女九人許聘陳世芳朱公作顧藹李先疇諸元均餘幼
蓋廷尉之狀云爾余節而誌之而又銘之

銘曰婦而以節終也以啟女之烈也天所合也母而以
慈始也以啟子之孝也天所報也辭夫子者垂五十年

而後成會其貌悴矣心不異也歿十有一年而始安冥非故形矣氣猶生也

李君元配張孺人墓誌銘

歲在戊子鄉進士儀真李子杙以書數千言自通且出其詩詩工甚云欲訪余金陵以母喪未能也明年余歸真弔焉而李子追送踰廣陵而別余尋歸故里李子來出其所草行狀再稽顙而請曰念無能釋余痛將以母氏之地下累公既而復再拜曰家嚴君尚無恙也不勝

伉儷之思亦藉公文以釋余憫而許之孺人張姓為城南舊族父鴈娶於郁而艱子顧首舉得孺人生而娟秀貞靜父母絕愛異之擇婿而得李子之父曰鵠者少穎有文遂許字焉兩家相去不百武孺人居恒深閉奉女紅中庭絕履綦跡父戲之得非以郎家近故自閉耶孺人敬對曰女道然耳兒安知外事父益異之既歸李李之先世自沛用武功顯有官至閬帥者鎮真而卒遂家焉至李君而補博士弟子然其父與諸弟俱治賈來往

市聲甚囂李君以其妨於讀也厭之孺人曰市而囂恒也大人貧安能廢賈為謀別築室於蕭寺傍謂李君第毋廢讀妾請竭朝夕之力以代君子職而是時李君之王母與父母俱無恙王母老而多恙難事孺人精心奉之鮭炙鮮脆不取備而取嗜王母安焉君父雅好施時時責孺人施而不問所自孺人傾橐以應之或謂曷不以匱告孺人謝曰吾不忍以機杼之餘而傷慈舅意姑故善病孺人躬調湯藥而進之旦夕籲天請代於是李

君之學垂成而王母與父母相繼捐館舍孺人俱相君
喪於禮然君必欲擇吉壤而歸之故弗克葬孺人居恒
從史君殆為子孫計耶夫以逝者而求庇生者非智以
生者故而不即安逝者非仁乃從近壤之便者而兆域
焉子姓漸繁碩矣李君以病目謝諸生而父與伯兄有
遺責可千金俱從君償孺人曰不可負也君雖未嘗得
而其人實嘗失之乃鬻產以償而所負於君父及伯兄
者將八百金多匱不能應或謂當訟之官孺人曰彼非

欲負我也坐置故語有之母我負人寧人負我李君慨然為之焚券義聲隆隆起矣而家益貧孺人晨操夕息絕甘分苦以佐君治生乃稍自給會舉三子而長札與季即札為諸生札尋舉鄉薦君與孺人得寬然於家者垂二十年而為丁亥孺人已七十二矣屬疾久之革名二子而命之諄諄皆義方也時仲杞已前死屬其二孫於札且曰吾不自意壽至此夫復何憾若等善事若父且慰之無傷老人心遂瞑札蓋稱孺人足不及堂廡

而內外之秉悉其綜理目不知書而裁事決筴往往中
禮法冥與古合大小臧獲指以百數咸廩廩受束約而
庭絕叱詈聲鹽米瑣細皆操其盈縮而不尚刺覈不喜
諸子宴游而門有長者車乃更愉快鄉之人曰信也三
子即札杞祝有二女十三孫男四人女九人葬在某地
銘曰李之先自武功今二世而始顯於孺孺人為之婦
為之母而相其子與夫噫豈不詰歟

但元配封孺人李墓誌銘

余以萬歷戊子由田間起佐南兵部而郎有但子貴元者奇士也其署曰車駕亟闕長則但子為之長於大體曙而又能文章時時謁余謂貴元次公太常門下士也當是時大司馬陰公尤愛異之戲謂余次公安能擅但子故吾門下士也亡何吾家太常卒已陰公亦卒但子往來兩家亡間朝暮語及輒淚涔涔滿眶蓋余以報政至淮有令命馳歸始能哭吾家太常至秋中復還金陵諸舊曹偶皆來問訊獨不見但子乃知其以母李孺人

喪歸矣未幾但子捐書與狀來其辭懇曰惟是所以報
吾母者已矣敢藉公一言以為地下重又曰唯不孝之
從事公門也則不孝之父母實命之而母尤切切且絮
曰吾聞二王先生天下士也既已獲幸太常則不宜失
少司馬陰公故汝師表也推陰公則大司寇陸公亦不
宜失凡不孝所以不自棄於大人君子者吾母命也今
已矣余悲其意乃為之許誌銘李孺人者邑之石符里
女子也王父榮經令椿父某母某生而靜慧精女紅榮

經公時撫之曰女必貴誰當為婿者時但予之王父東
泉公某為諸生祭酒榮經公嘗過之飲懽甚見今封文
林公友儒矯矯羣兒中歸詫曰是兒真吾婿也東泉公
亦曰吾聞之鄉人李女淑而美亟委禽焉孺人年十五
而歸封公封公少一歲已補博士弟子有雋聲為通人
所賞識矣家不能無少孺人顧於婦事多曉暢晨夕候
問舅姑安否退而理中庖治甘毳滫瀡身先諸臧軋軋
機杼間以至井臼粗纖無不秩然得所時時謂封公母

內顧以荒而學新婦業代子矣已而姑彭歿封公毀瘠
骨立孺人相之哀復相之禮封公之弟某善堪輿家言
既得地而卜之曰吉申陰寅陽奕世其昌嫂必有詰嗣
乎孺人夕夢神媼以三龜為壽曰此元龜也納之懷光彩
陸離薌澤芬馥既醒而尚在目鼻也秘弗言唯益治方
中東泉公既失彭而繼萬或語孺人萬媼者不後入但
門而乃稱姑乎孺人曰我安知後我知有姑耳所以奉
事之如彭不少殺東泉公有前母兄某母弟即某其莊

兄猶父也愛弟猶子也則孺人之助多矣明年誕但子
又明年東泉公卒封公之毀瘠猶居彭喪也孺人復一
切相之亡何萬亦卒諸妯娒有哭弗哀者孺人勉之曰
舅以為父夫以為母而吾曹奈何異之治喪葬俱如禮
但子在髫時已穎異有文章而封公困諸生久意鬱鬱
不樂孺人乃語以夙夢而寬之曰神告我矣公之子必
顯重何鬱鬱為封公適名但子曰貴元貴元之生十四
年而始舉仲子名之曰啟元又三年而舉叔子名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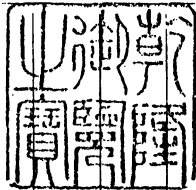
調元與封公交相慰曰夢有徵矣於是益誨督三子後
先以才著庠序間而但子遂連舉進士謁選得蜀之長
壽令踰年以任劇調富順二邑去榮經二百里而近使
使迎封公孺人養孺人喜謂吾得一游其地問王父遺
績足矣竟以蜀險遠不成行其後但子奏三載最封公
與孺人皆沾天子命最後遷今官乃一就金陵養尋復
歸時仲子游太學而叔子與但子之子宗臯皆以諸生
試高等仲子遂膺應天薦而叔子及孫不利孺人猶貽

書但子俾召叔子責數之曰若不愧而伯仲也耶仲子
不得志於公車歸謁封公及孺人不久孺人病卒矣但
子故嘗割股肉已孺人危疾至是大慟嘔血曰使不孝
得侍左右者股肉可繼也而今何益矣聞者益悲傷之
始封公讀書不問家家悉付孺人手孺人能以其儉給
封公而寬其志然於施予獨不吝宗戚姻戚五服之內
外以逮閭左貧無宿舂者病不能醫藥者死不能殮葬
者傾困以應之不給則脫簪珥以繼之咸合掌以頌曰

孺人固女中佛也然孺人獨不信佛時時語但子既有
孔氏安得更更有佛人乃知孺人之慈隱母各蓋天性然
非有所慕習也孺人以嘉靖丙戌生卒以萬厯己丑春
秋六十有四封公故壯無他但子既顯重為京朝官而
啟元在公車調元在學宮皆翹楚諸孫四人而宗臯者
將與二父趾美神嫗之夢故有徵哉不然何以為孺人
盛德報也子女婚嫁別紀於左墓在某所

銘曰共于舅姑共于夫宜其家人亦宜其宗姻母而慈

復嚴而師其即安於斯佑爾夫子壽考維祺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

臣潘庭筠

中書

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

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

臣劉鳳樞

欽定四庫全書

餘州續稿卷一百二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表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竹巖王公墓表

蓋錢塘有陳善方伯先生墓則世貞丈人行也日而以書奉故御史中丞王公錚之志銘若傳而投世貞曰王

公於嘉隆間歷宦中外為名臣而其按滇也則嘗採吏民議舉不佞於既廢之後而揚之嘗以有今日不佞且老而王公死矣念無以報公手志狀而納之寔宮而侯次卿者為之傳而不佞猶有歉然古者墓有表夫表標也標其行而著之石以使夫過者式焉其在吾子之一言甚矣陳先生之厚也夫王公以公舉陳先生陳先生不忍於其身後而疊疊若此而王公世所稱賢者也陳先生蓋亦以公報王公而屬之謏劣之世貞母乃非所以

用其報乎哉雖然以世貞之奉陳先生托而從事於
賢者之身後則甚幸夫王公者浙之永嘉人也字子孝
國初自台之黃巖徙不十傳而有丁數千指顯貴為京
朝官比比而公之父鍊僅起諸生為竹山教諭遷南雄
教授以歸教授公之宦竹山也公時從猶未娶間過處
士藍儻儻夢冕而過者衆指曰御史中丞也質明司客
無所得獨得公見其狀頗皙而益奇之遂以其所愛女
女焉後封所謂藍恭人者也而公遂隸其邑籍補博士

弟子數試有聲實久之膺選貢入南太學六載舉於應
天又十載成進士授莆田令未上而以教授公及母鄒
憂歸服除補溧陽令入為山東監察御史按河東鹽筴
還復按雲南尋刷應天卷滿考贈教授公如其官母鄒
孺人久之超為大理寺右丞遷左丞進右少卿遂為左
少卿推恩贈御史公復如其官孺人曰恭人尋以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出撫貴州而藍處士之夢驗蓋垂五十
載矣罷歸里聽調竟不調而以壽終始王公之令溧陽

其土豪肉視單細而猾吏舞文為食公一切以嚴明破之雖貴勢有力亡敢譸張者而時時慰問田野疾苦毋使困徭役上官往返供張草具毋所紛華巡撫都御史以是不悅公亦有所指撻而坐事被逮公得免又嘗用持法平忤巡按御史幾見中而察公廉亦中止公竟以令高第徵矣按河東而其長駟自臺總覈鹽筴挾倖相重為威福所至傾帑公從容說之曰吏不奉行明公德意而以侈名歸明公非計請小抑損之駟語屈公手謝

公乃勅其下鄔公不為汰取辦具而已已其地旱公徒走而禱雨隨澍所勾檢宿蠹殆盡雲南之世帥沐朝弼若自詭以寵王多縱客為姦俠虐使其下所難獨巡按御史利籠之不得則孽之而公甫奉命便道過里則朝弼使使奉書以黃金數百它寶物亦值數百金贄公語之曰使而主以一束帛來敢不拜賜今非所以交際執法臣也既至而盡得其惡萬狀則稍取其客寘之理弗改則懲其家屬又弗改乃具疏列上其狀天子震怒為

襖朝弼歲祿而陳先生者前以視學至數館按察章與之抗陳先生之得歸亦取朝弼中凡八年而公白其賢天子亦為之屈甲令而復官陳先生公按雲南久旌廉吏懲貪墨踣豪俠卹孤犢揚主威德於萬里外為諸方冠他善事不可勝紀而此其大者既滿而朝弼餞之郊飲前行十餘舍寬覺有物簌簌動喙下問左右噤莫敢言公乃自以意呼燒酒調砂仁而恣進之覺物下至膈復進之至腹則大痛洞瀉生血垂為驚形者數百千而

愈左右乃敢言曰公天人也中此法不解公之刷卷手
自稽覈吏不得緣而縱舍然不為濫入曰吾非儲贖鍰
吏也其為大理則平劑三尺所謂賣休買休曰貧民棄
其婦懲之可而奈何傳之姦而辱之於司寇廷辨上是
公著為令最後貴之水西宣慰安國寧戕殺諸父與王
師抗廷議以公才而帥之公至而總兵安大朝已從諸
道兵深入公繼之不即平乃上疏自劾得請公一為令
兩按滇晉所至皆有赫赫名去而又皆肖祀之其調以

非罪氣力尚壯而自歸後絕不通朝貴人問知公者不當要即當要亡肯為公力者竟不用公雖不竟用然亦足以暴白而完其天於正寢之牖亦不為不幸也公性至孝為諸生時嘗以夜游憂其父遂絕不夜游當父母見背業皆八十餘矣哀毀幾滅性老而及之未嘗不涕沾膺也家遺產悉以讓諸兄弗取布衣藿食不為貴改逍遙尚羊循物無競與其從子副使叔杲大叅陽德年德差次祭酒於邑里有丈夫子五人諸孫十一人彬彬

稱其家公之貴而從少卿公南也蓋時時念竹山云吾起家於是故署其齋居曰竹巖所著有滇南奏疏詳刑議大學衍義通畧若干卷世貞故與陽德善而陽德之從季曰贈太僕少卿汝脩者以直節死難顯余故嘗表其墓今復表公而陳先生之義附焉曰永嘉之王有二君子前後表之無愧辭

中憲大夫福建提刑副使少峯張公墓表

嗚呼此有名君子張公之墓公諱情字約之學者稱為

少峯先生其葬也有誌銘以幽且十一年矣而復表之
公舉進士歷中外垂十政秩第四品矣而不稱官皆德
舉也其所爲德者何循於官長者於鄉是故合而謚
之君子也公之始釋褐也得推官曰處州至而郡闕守
即攝守即能遏其囂訟者量蠲諸鑛鑛盜用以無叛溫
多侵賦監司檄公往覈公則囊爰書示之曰若皆此中
物旦夕邊障老革矣今而尚可爲也衆股栗上賦以食
時報竟乃一切縱舍示縣官德於是巡按御史王君紳

唐君某剡薦公理行皆第一而御史有齟政高君葑者及最後巡按舒君汀俱以刻精深文自喜公名為見推重而不能得其意金鄉磐石二衛相構株累數十百牘不解至連子孫狃以委蠹不成理而公探得其根第取輕刑莫之餘徃徃從革舒君覽而陽喜曰司理真理解耶然其齒齟齟亡所洩之而公應尚書特徵且發舒君故稽之俾後期僅得刑部福建司主事二御史當察吏以苛細謫公事稱之不介介也其治曹見器故大司寇聞

公時得聞公一言重輒移而公以母杜安人老乞便養
改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遷車駕員外郎再遷武庫郎
中公之為職方復以勾稽匿卒見罷其長而所奉杜安
人寬公養甚樂也尋以壽終公治喪葬脩禮既服除忽
忽不欲出又二歲乃就部選復得南車駕公所職上供
舟與營驛騎其累叢而官與民兩蔽公令毋廣舟數滋
民派而稽其實庀材務堅良毋使舟易敗三老稍稍獲
完家營騎以時給芻芻足而馬羸死罪在軍不即徵民

馬驛騎疲不給以它羨金償之母獨困其騎長而徐徐劑自歲以次第徵補羨母迫困民公行之久而留都士民能識公出則相指目曰此郎一何善為德哉而僅遷九江守公之為守也務以清淨儉約為事訟庭草生沒階隸役織屨自給六曹吏魚羹菽粥猶不繼公時燕坐歎曰民不勝逞矣吾姑以拙相保耳三峒兵調征倭者所過郡邑多強市民物因而縱剽率杜闕遺擄而已公猶郊勞酋帥酒食其從卒儉而均北返有兵死者以文

祭之咸感悅以相約束往來九江若不知有兵者公以
寇警築六門月城費取之漁陂之直而不以煩民客坐
傍送迎例不過甌酒斗粟兩算器食客稔其直弗恨也
凡五載而始遷為福建兵備副使當是時倭寇歲躡閩
亡完地公提烏合一旅批之解連江圍前後鹵斬倭數
百人兵氣甫振而公以病瘁不支歸矣其宦而循若此
然公歸絕不以所樹績語人故事南曹郎喪除當北公
獨仍南郎而迴翔南北且十年又前以司理高第徵不

當守公仍為守守兩入計吏與上考不當閩戰地公獨
閩戰地識者能得其自以公不濡跡政府無束帛鉤金
之饋以叩公公不答兩臺使者周公如斗溫公如璋交
薦之或謂可緣以起者公亦不答其讀書自六經外精
於閩洛家言然不樹講學門作詩繇性情發能為唐人
調然不好從少年倡和孝友忠信出天性然不欲以事
見得久而人始追言之其最所不能掩者廉吏聲然即
易簣而橐枵然而後遠邇靡片言間也公真長者哉始

公為繕部公楨次子出後駕部公祥繕部公有季子曰
意先公舉進士封公父如之更十餘年而封公駕部公
亦如之以是兩無憾意之副山東臬與巡按御史爭曲
直手批之用是罷而公始成進士天下以直歸意意亦
能詩及別聲然不善藏人臧否自公之為長者而名稍
軒輊不佞貞少於公近三十年其轉副臬與得請偶先
公迨復出而公已捐館矣中間公三子應文應武應忠皆玉立而諸
相過從懽然無間公三子應文應武應忠皆玉立而諸

孫中鄉進士厚德博士弟子定安嫗而有文時時從余游余是以能悉公表公墓而無愧辭

亞中大夫山西提刑按察副使蘇山陳公墓表

當世宗朝北敵勁而南倭蔓中外之所注倚一兵部而兵部僅一職方是時蘇山陳公由武庫郎以明畧調長其曹上忼憤國威弱思所以張之而不得數下書督責而相嚴最用事其父子更因而導脇為姦利尚書博出行屯宣大而左侍郎者不欲言其名懦甚間從郎謁相

嚴得小惡語輒股栗不能對辭而左顧郎云何陳公貌
溫甚口從旁徐解之退而叅伍其事體可否亦不一
徇也浙直大帥胡公宗憲有罪詔給事御史往勘之悉
發其陰私事而相嚴意右胡公以詰左侍郎謝唯唯復
顧公謂郎見給事御史疏不彼亦比肩而臣者胡斷斷
牙吻乃爾公從容曰給事御史疏郎不知郎所疏乃正
得臣之體而好掩敗飾勝師所繇老此國人之所以皆
不服也明日下廷臣議以臨敵忌易將解始再詔兵部

覆議公即具草其畧曰掩瑕錄瑜以冀後效者聖明使過之仁也據事論摘以懲不恪者人臣奉法之義也相嚴雖借以薄胡公罪不誅而不能有所加於給事御史會王直葉完既就禽相嚴子飽其賂微風公謂殺降市信公正對曰帥臣陰為媾耳非有天子詔許之誰任市信且自王直輩之首禍東南數十郡皆魚爛大司農金錢埽之不足以奉戰士今不誅毋以謝天下於是直等竟伏法而相嚴父子稍稍不便公秋警解妻受金帛賞

當遷為九卿而副相徐公以公文亡害薦視福建學政
相嚴俱尼之僅以按察副使飭井陘兵備公至鎮則敵
擁衆掠山後朔應忻崞諸州羽警旁午公整騎卒戍曲
陽分部浮圖峪紫金關蜚狐諸隘過宋楊延昭廟念其
能訓單旅虎踞河朔間為文紀之數徘徊祠下不能去
所鎮獲鹿旱蝗亟發廩以賑露禱於壝雨澍蝗盡死徙
會持母吳太安人喪歸吏民哭於道道幾絕服除當補
官而公之在職方而左侍郎者固已心愧公能又嘗怒

咎其司吏病創死公為謝曰郎不能教吏吏坐郎死罪
且在郎左侍郎不能答以是益愧且恨公而當屬大察
吏左侍郎時驟貴以宮保鎮宣大為流言中公於省臺
竟坐外調公聞之歎曰昔聞之三閭大夫世溷濁而不
分兮好蔽美而嫉妬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修以蘊醢
豈其謂我耶語家老巫營菟裘吾沒齒矣始公十二治
博士家言應試而學使者張常甫沔陽守李川甫奇之
至攜之署夫人加盥沐焉而勞之酒食曰才固不乏州

得童士疇乃又得陳生何易也又十年所而舉鄉薦游太學益肆其力於古其交游亦日進如張少保治傳司徒頤尹宗伯臺朱司空衡唐中丞順之輩天下所推以為賢豪長者皆折節願交公公於文章已追琢有聲實而意不自憚顧時時取孟子王先生性善良知之說而心體之以證於鄒文莊公守益程文簡公文德相然可乃益自信聖人不欺我公之困公車者二十有二年而始成進士其所射策尤見奇張少保以質諾相嵩曰此

甲第褒然語也相嵩故拙訕之張公退而憤憤曰誰謂
乃公強不能伸一陳生以故公每不獲意於職方輒歎
曰夫夫也難我非一日矣公成進士肄事工部敵適大
入傳城而軍公佐守城闔與少宰王公邦瑞值而叩敵
事公對甚哲王公歎曰經世才也公之繇選人格得兵
部兵部一再徙而輒長職方蓋守城闔始之也夫士生
世以文事勲猶二端耳公翱翔其間大有人知之第知
之不能用即用之不能盡顯與晦相乘是若有物予而

復靳之者最後公厭一世法而始極意於金石竹素之
業世亦麇趣而悅之長歌短吟若順風以呼碑板卷軸
不涇而馳四裔自湖以南亡不知有蘇山先生者復誰
能靳之夫此猶公自力云爾公之子文燭其辟公車治
廷尉正出為良二千石視學政董漕計皆蚤於公而顯
過之駸駸未艾也公以故氣益發舒寬然不為家人生
產而享素封之樂二十年而後終其終也猶折簡召客
為賞花會皆怡然悠然云天於公竟何如也公所著有

見江南閣來青軒詩文選借山亭前集續集退樂軒詩
選職方奏稿大業堂尺牘沔陽人物考數十百卷行於
世其家行鄉政珞珞饒懿矣與它感慨赴急氣誼事非
一詳吳叅政國倫志生卒歲月世系內配子女孫詳文
燭狀公之葬也其墓在某所文燭銜哀寓書幣而乞余
一言以表之余故辱公知而以文事善文燭故不辭而
撮公出處之大寓之七尺之石而俾樹隧焉曰是陳氏
良也某以而張楚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沈君典先生墓表

萬厯之五年丁丑上臨軒策天下士賜宣城沈君典先生為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而其第二人則故相國江陵公之子嗣修也沈先生既負國士材器相國得之喜以異日有通家子可憑而先生嘿嘿其間嗣修亦不可得而親疎居六月而相國有父喪內意款留之而外廷以為不可然莫敢倡言而先生奮然貽書其客李侍郎勸之奔喪復遺書責言路諸貴人以不能匡正而李侍

郎故嘗與相國計奪情者發書強嘻笑而已言路諸貴人愕然不能答而先生意未已復貽書嗣修謂相國為天子師表奈何弁髦網常而棄之飽人以口實嗣修慙亦不能答先生乃與其友翰林編修吳君檢討趙君汝師謀各上疏請止奪情且屬草而曰上即幸聽二君子疏已足不幸不聽則必且禍二君子我得以疏解之或有濟乎不然是我曹自為名而使二君子無繼也尋二君子疏上相國果恚而取中旨欲下之理先生知事迫

復具疏大畧謂上以仁孝治天下必不忍奪宰輔情即
不獲已而奪宰輔情必不忍更以是罪言者袖而入長
安門道遇坐主徐吏部詰先生所往得其故即請疏觀
之已納之袖曰中有謬誤可再商也吏部知先生疏上
必重禍故以難先生不獲請出而呼書疏若書甫訖則
二君子與他言者拜杖闕下矣先生自恨甚親為傳膏
藥啖以湯粥度其出國門即移疾在告滿三月上書稱
狗馬不任史職乞骸骨生還故里相國業已聞沈先生

諸前事大恨曰我何負於天下而動魚肉我若是縱沈先生歸於是諸得相國心者頗以其所忌畏揚於人冀有以報而江南諸大吏則爭釣奇欲以沈先生身為餌餌相國先生卧陵陽敬亭之傍築一室溪水中兩頭貯書籍坐起唯意長嘯自舒適有胡中丞者伺先生過亡所得得一不羈客羅致之欲使自誣共先生為妖言客至死不能染而相國意亦小緩先生乃稍稍憩息九華尋西游碁中陟白嶽黃山沂嚴灘下羅剎江汎西湖六

橋盡擘兩高之勝已出語兒口挈馮太史開之訪屠令
長卿於由拳遂循婁水謁王宗伯元馭即不佞貞亦獲
從焉時元馭之女曇陽子道成矣屬先生去而謂元馭
曰嚮客來者何人不可失也元馭曰毋若彼之任俠何
曇陽子曰俠者果銳而不顧滯此可以激進也於是元
馭露之先生以曇陽子之化期來曇陽子且化囑之曰
人道修身聖道修神神在身中以有情為運用用情不
用為修持凡好名好事分別是非一切種種總持善趣

亦屬塵緣先生寶奉之若頭目且少負大志多奇夢夢再之上帝所有所遇至是益自信以神仙可立致而天下之事亡足難者然弗能遽絕耳目之好欲兼得之而客以異端進謂循此亦可襲而得道如悟真之謬注先生信之方自以為快而病乘間起矣會相國之子書報先生謂相國殊自悔不能以金馬三尺地留先生使天下笑我且人生若隙駒不以時樹勲業而坐槁巖穴為笑得耶否歟先生心動且束裝客聞之則爭趣先生門

周旋報謁亡寢食暇而病益劇已夢曇陽子趨之去又夢所奉關帥者亦趣之曰不能為斯世挽先生柰何先生醒而曰已矣不復有所為矣顧其子有則趣嫁諸姬之無子者而卒嗟乎先生前後所夢真耶幻耶豈幻者真而真者幻耶抑真與幻皆夢耶先生諱懋學字君典號少陵一號白雲山樵其父少叅公寵為名臺察敗歷中外皆著聲實而又好稱餘姚之學先生顧不肯帖帖一家言工屬文亦不純治經誼而旁通諸子史尤精於

天文地理黃石陰符短長姑布方朔之術為人短小精悍秀眉媚眼便捷饒力善射步走山澗若飛以至跳九弄鉤戲馬擊毬鼓琴握槊諸技亡所不習曉寬仁喜施意豁如也嘗上春官不第則走之塞上長揖大將軍與談縱橫畧行游獵出飛狐穿塞抵花馬池而後歸悉攬形勢要害營壁堡壘目眇手畫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暇則與六郡良家子射生取熱血作生洛河倒服匿注桐馬酒使胡姬剪頭離歌出塞吹觱篥而和之塞外客見

者謂是何吳兒貌而氣凌我出倉父上數倍也先生家
故饒以義散之揮霍千金不挂齒既為俠不已則漸窶
而亟從他豪借貸以繼或風之輒笑曰裴叔則何人哉
損有餘補不足豈所不解而從汝曹斤斤升斗如十三
賈人子亦禪中死虱耳以故其賜及第日而賢豪搢紳
甲胄下至劍客酒徒亡不扼掌言國家必有異禎乃得
先生而及其歸亡一鳥散者出則益麇集而至于死相
率悲惋而嘔誅之州里遠近不問識不識咸咨嗟歎恨

其不可作而族戚之受恩偏者為之慟哭歐血獨其家
饗益甚諸受責者以券來不可已而欲從受責者償之
抱空券而不盡可跡矣先生之詩與文不名一家而縱
橫捭闔往往出人意表人亦喜稱之而不自留藁草與
先生交最厚者屠長卿已為之傳甚詳而汪司馬伯玉
使來言謂先生近游錡有金石諾我當任其幽而予任
其明可也於是有一則以長卿傳來請表墓憶與先生游
微徵庚辰事先生不盡答而趙汝師嘗從容言之與先

生初同志者管登之復言之余因以益信先生之為長者而尤惜其死之早也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壽自壽也夫豈其叔孫氏之所謂三立而已蓋必有真不亡者惟墨陽子知之沈先生之不亡吾雖畧得之而不敢以表先生墓姑取其應跡之似以志余惜而已雖然先生豈以余惜為信然哉

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南園趙公墓表

余宦游楚而及事今太宰趙公於中丞幕府也蓋嘗為

其王父贈公歌董村小隱云夫胡以歌董村也公故世
為濟寧之南圖里人屬歲侵據拾七所得乃奉其母劉
攜息弟而轉徙汝陽行游至董村愛其土稍沃而民風
麗茂因家焉其始頗受稅隙地躬先為力作稍贏十一
而息之以是家漸起而所以薦母劉甘旨日亦進息弟
之依公及長挾母而為教公所以柔愛者有加久之愧
悔能助公為家母劉病公於醫禱母所不致及卒不顯
為戚葬以禮於是人人益推公以孝弟長者而公之始

耕董村也有二姓者故豪而僑視公加侵侮焉公如弗聞也見必恂恂恭謹人或謂公何故下之夫僑者弗自振弗樹也公謝曰吾不知吾僑與其人顧吾自牧當爾尋二姓者亦愧悔折而與公交至通姻好不絕公雖已起家董村然猶念其故南圖里不已因以署其齋鄉人亦稱之曰南圖翁南圖翁公之卒壽七十有六舉大夫子五人諸孫十餘人有貴為崇之中常侍者能得崇秉業益拓而少子某以信誼稱子即太宰賢太宰之子進

士壽祖王子曰當余之歌董村也中丞雖顯重格不及
贈公猶稱處士云十年所而處士者稱副都御史矣已
亦稱太宰矣天子為頒五采之綸所以褒揚公隱德不
一而太宰公猶以為慊於志因即公葬所飾棹楔弘隧
剪棘而置麗牲之石且屬余表之嗟乎公之先卿士夙
佐晉而伐霍啟耿以有成季宣孟世世光輔乃其自周
而徙者叔帶為晉始今公自濟徙實為汝始也當晉時
叔帶之有名位顯異不可知今太宰暴起諸生貴重至

追贈其先二世俱上卿母論太宰材視夙孰隄公於叔
帶不亦顯融有光哉夫子言則何足以重君子公諱某
字某配某有隱德贈夫人

上林苑監嘉蔬署署丞守西沈公墓表

當嘉靖初而故左給事中沈水西翁數上封事以伉直
通國體聞最後言益直至觸上怒下詔獄榜訊瀕死者
數矣於是翁之子署丞公嘉謀詭楚服入侍翁于血肉
狼籍間旦夕浣濯傳膏藥共湯餌凡二十有七日而出

獄得不死乃顧謂署丞公曰而吾身也公蓋甫踰冠耳於是水西翁既罷歸不自憚稍稍放意山水而又好客客至輒留亡問供具所自署丞公殫貲力而從事水陸之珍與耳目之玩集不必時產不必地蓋竟水西翁身無一日弗適者而是時公為太學上舍屬文有聲再試不利輒棄去曰吾翁不獲奉吾君而歸我何忍倍翁出即出誰與適翁者因署其齋曰守西以見志焉鄉人人稱守西公真能守則又曰水西翁有子矣水西翁以老

壽終公哀毀備極既葬侍其繼母俞太孺人依依不忍
違者十餘年而始謁吏部為選人三事諸公有知公從
水西翁獄事者慕而願交公公又善冰鑑諸達官貴人
來叩得失踵相嚙公人人為稱別懸契無爽故太宰楊
襄毅公父子與後太宰陽城王公尤善公至目公曰令
唐叟而吾子必不失剛成君而公退而自守泊如也楊
公時領大司馬有將家子微知之索千金求公為道地
邊任公恚却之曰奈何以市人品我公之謁選得上林

嘉疏署丞笑曰是將使我不茹蔬益自約為毋染而馭
其下則簡易嘗行署於它室中得露櫬十餘具亡主名
為設薄酬而葬之已滿考念俞太孺人七十因引疾予
告歸奉觴為壽盡懽亡何俞病卒公少於俞僅十歲所
而持服易戚如禮諸喪葬費一切不以累弟姪獨身任
之服除意且倦而會先帝初御極下書褒揚言事者而
水西公超七秩而進太常少卿又賜祭公叩首謝上恩
已復哭於墓而曰吾今乃知臣子之願畢也遂不復出

而公有子封君侃能讀書治生約畧如公之奉水西公
二孫吏部郎璟鄉進士瓚少美而文公奇之以為必貴
每試則躬挾之曰毋使輕墮少年窺也蓋及璟之登上
第濯濯即曹矣公性嚴靜晨起必告天以日所欲為朝
望具衣冠拜家廟私忌不預宴會聽聲樂以為恒其於
財能禮積而義散之尤厚兄弟孤姪為損橐橐家室矣
公嘗舟行至湖而遇龍起攝公舟空中耳若有聞者曰
夫夫常陰行善帝享之矣必護之俄而徐墮水無它公

歸因悉取細民積券直二千金焚棄之謂一介瑣尾何以當上帝知割貪而為惠庶幾報哉郡邑鉅寮聞而益重公業鄉飲則爭延公大賓公謝慙不任既而曰小善也何足齒且行而使人知之非陰行也公既謝計然策不為至生平所好奕亦厭棄晏居深坐焚香展黃庭經而已既病彌月且革精爽不亂呼藏具閱之而瞑得年七十有二娶於金少公四歲先五年卒子孫婚嫁皆名族語具志中嗚呼古有變服為獄卒以脫被考者獨行

之士於其府主能之焚券而不責償徒手以報者誼俠
之傳於其因主能之而况公之於其父於其身至親切
哉則亦豈甚高難能哉乃至上感冥冥而下嘖嘖人口
者何也蓋末世所希覲爾藉令讓耕畔卻遺金於西伯
岐豐之間者奚取擇也神之相之不辱鱗蟲逾施逾羸
既穀且豐孫枝虬騰蔚為時宗天於公何如哉余始與
公遇巡臺幕公謂余可八座差不酬而又以余有道氣
足教至於今心營營然竊因吏部請特表其墓以勸夫

勉為善者

恩例冠帶卓見齋翁墓表

余與光祿署丞卓明卿游而明卿實托余志其母氏三十三年之葬而曰吾不忍竟死吾母也亡何其父見齋翁以壽考終而明卿始謂余志之已而泣曰孤欲使七尺石翹然而標於松楸之間而過者人習之不猶愈泯泯萬歲夜哉余乃曰吾不知而母以而知而母也今者乃以而暨而母知而父其友葉之芳曰不然當以卓翁

賢知激甫可也於是讀明卿所次行卓氏之先顯自侍郎敬有復初公敦者其從父弟以侍郎抗節故跳而為塘栖贅塘栖之贅蓋自瑞安而奉化而山陰三徙矣遂為仁和人卓翁之兒時其父行賈齊魯間不歸則已能事母某把持門戶矣稍長從師受書以穎悟強記稱垂就而父竟奪之賈其能計母錢出入于息析秋毫跡若累纖微起家者而實廓落不喜為鉤距乾沒嘉隆間歲大侵卓翁悉出其儲粟而賤糶之又煮糜啖饑者而棺

死者人或謂若儲粟之謂何卓翁曰吾所以儲非自封也東家閉出飽欲死西家閉入饑欲死吾衷其間足矣於是邑有大徭役與非時軍興調輒推卓翁卓翁為立應而它所散以氣誼為百金若不訾數又別規臯亭之麓以葬其王父母父母身所樹庾田宅割而推諸息弟咸極所欲諸息弟旦夕朝猶家君也卓翁有所置媵舉子文卿其後夫人某舉明卿美而材卓翁時時撫之曰兒曹知卓所以徙乎即不能如先侍郎毀宗以殉志異

日操觚管時公車拊循郡邑吏民而脩太傅褒德侯之
業隆隆振家聲即不及而吾挾素封以老而人笑此飽
蹲鴟公沙為者我何以瞑目於是二子咸感奮讀書文
卿舉於鄉早卒而明卿益博通古文辭繇太學上舍補
大官丞待次郡國守令為明卿名高故市牛酒請行明
卿得交懽卓翁又推臺格奉冠帶已又春秋禮致之鄉
飲賓卓翁為一應之即謝弗肯再曰寧吾任哉卓翁既
用高年著名義畫策善斷居傍邑無遠近咸取裁卓翁

得一言即有所不可亦強為解而卓翁度其且解輒去之曰郭解一俠魁耳尚不欲操邑賢士大夫權今乃以汙我卓翁姿癯而清善步履食酒溫克好為詩明卿之為詩以風格著而卓翁顧取適情興近道理時時取宋儒先生遺訓筆而列之座左右然間從衲子方外游大出訾建大善禪寺葺永清菴兩祐聖院造里人橋者二人或謂卓翁故為福耶將市義耶笑不答自是人能賢卓翁不能得所以賢蓋年七十八而卒有丈夫子六人

諸子女婚嫁皆名族嗟乎自余之不別治生數宦削產
今覩卓翁於財義聚而義散之其散浮聚者數矣而卒
不削是遵何術哉余既不獲問卓翁姑以明卿請表其
墓愧世之齷齪諡錢愚者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五